

創意是一種破法的能力

——讀賀奕《創意365條》有感

賀紹俊

文學溪林

賀奕的《創意365條》，是他給高校藝術碩士講授影視劇寫作課的教案整理而成的一本書。不得不說，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是一次頗有意味的創意。

提到影視劇寫作，人們很容易想到羅伯特·麥基的《故事》。這部被譽為「編劇聖經」的著作，進入中國以後擁有許多擁躉。《故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既有可讀性，又有鮮明的實用價值，彷彿拿來就可以用。相比之下，賀奕的《創意365條》當然也包含寫作技法，但又不止於技法。若說麥基建構的是一套故事工程學，那麼賀奕更接近於提出一種創意思法學。前者教人如何把故事講得有效，後者則追問：人在何處產生創意？創意如何從生活、人性、缺陷、矛盾和傷痛中生長出來？

我注意到，評論家韓浩月曾在香港《大公報》的本書書評中談到，「創意」的疆域遠大於文學或影視，它不僅是從業者核心素養，更是每位熱愛生活者的基本能力。我以為這一判斷很重要，也正好可以作為理解賀奕此書的一把鑰匙。《創意365條》看似寫給影視劇作者，實際上並不只屬於編劇、導演、小說家或藝術院校學生。它真正試圖喚醒的，是每個人身上被日常慣性遮蔽的那部分創造力。一個人如何面對失敗，如何理解羞恥，如何處理缺陷，如何在困境中重新敘述自己的人生，這些並不是專業寫作者才需要回答的問題。

本書內容分為創意、認知、人物、主角、人性、結構、邏輯、語言等多個部分。在作者看來，創意寫作必須經過這些環節。但有意思的是，每一個環節，作者都做了極端的濃縮。他將一節課的內容壓縮為一兩句話，最長也不過十來句話。比如他談「創意」：「野路子才是正路子。所謂的正路子，其實是死路子。」印刷時將這句話分行排印出來，像一首詩。全書

也幾乎都採用這樣的編排方式，於是給人一個美麗的錯覺：這彷彿不是一本寫作課講義，而是一部詩集。

但恰是這個錯覺洩露了「天機」。這個天機是：創意的過程，從根本上說就是寫詩的過程。因為寫詩從不完全按照正常思維運行，正如書中所說：「創意最大的敵人是慣性思維。」我不知道賀奕在課堂上是怎樣向學生宣講如何對抗慣性思維的，但僅從這本書的編輯方式、語言方式和思想方式來看，他的逆向思維已經走得很遠了。那些濃縮而來的句子裏，辯證法、逆向性、反常規等非慣性思維方式無不放出異彩。一個固執的慣性思維者讀到這些句子時，或許會產生匪夷所思的驚駭感。作者彷彿早已準備好被人嘲笑為無稽之談，因而他也充滿自信地說，要把嘲笑「奉還給嘲笑它的人」。

這也暗示我們：閱讀《創意365條》，不是為了尋找創意的現成答案，而是在閱讀中激活自己的創意。所謂「心法」，不只是方法，更不是套路。它不是可以被簡單複製的公式，而是一個創作者在長期觀察世界、反思人性、省察自身之後形成的內在判斷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其實並不是AI時代的產物。相反，它恰恰是在AI時代全面到來之前，賀奕對於寫作、創意和人的主體性所作的一次心法式總結。所謂心法，與算法不是順應關係，而是對峙關係、抗衡關係，甚至是不兼容、不妥協的關係。賀奕自己說過：「算法是永恆的立法者，心法是永恆的破法者。」這句話，或許可以成為理解此書的另一把鑰匙。

在海量信息時代，人類最容易失去的並不是知識，而是辨識力；最容易被淹沒的也不是表達，而是主體性。算法不斷分類、歸納、推薦、生成，像一個永恆的立法者，試圖為世界建立規則、模型和路徑。但心法恰恰相反，它

不是為了服從規則，而是為了破除規則；不是為了迎合慣性，而是為了抵抗慣性；不是為了讓創意變得更可計算，而是為了證明人的創造力之所以為創造力，正在於它無法被完全計算。

由此我也更理解賀奕近年提出的「殼核敘事學」。一年多前，他初次提出這一理論框架時，我便意識到它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也鼓勵他繼續拓展。後來這一理論果然在不久前以近萬字篇幅發表於《北京電影學院學報》，同時《新周刊》也在一篇專訪中對理論要點作出報道，這標誌著「殼核敘事學」正式進入主流學術話語體系和公眾視野。賀奕於正在撰寫的《殼核敘事學》專著的自序中，將其概括為四重使命：原創敘事理論著作，提出問題；AI時代寫作宣言，回應當下；文本分析方法書，能夠落地；個人生命敘事重建手冊，最終回到人。在我看來，這四重使命也完全符合賀奕「創意學」的定位。

但我想特別強調的是，賀奕從《創意365條》到「殼核敘事學」的推進，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學理昇華，而更像是一種實踐落地。它不是升維，而是降維；然而這種降維的意義，恰恰又在升維之上。因為理論若不能落到人的具體經驗中，不能落到失敗、羞恥、缺陷、執念、愛與失去之中，便仍只是概念的外殼。賀奕所說的「核」，不是主題，不是中心思想，不是一句深刻觀點，而是一個人在真實經歷、真實選擇、真實受創、真實承擔之後，仍然無法被抽空、無法被複製、無法被算法徹底規約的生命結構。

這正好回到他的創意觀。賀奕有一句很鋒利的話：「人因缺陷而完整，完美主義即思想的頭號殘疾。」這句話看似悖論，卻正是他的思想入口。人不是因為完美才獲得完整，恰恰是

因為敢於面對自身缺陷，才可能從缺陷中生長出新的形式、新的意義和新的命運線。而從「缺陷」到「完整」的躍遷，其轉換的關鍵正是創意。創意不是給生活塗上一層漂亮的外殼，而是在破損處發現新的結構；不是遮蔽人的不完美，而是把不完美轉化為人的辨識度。

因此，《創意365條》中這些看似碎片化的句子，並不是算法意義上的「信息碎片」，而是主體意義上的「精神切片」。它們有的來自深思熟慮的洞見，有的來自靈光一閃的火花；有的完整，有的殘缺；有的鋒利，有的稚拙。但它們都忠實於一個創作者無法被格式化的內在經驗。也正因為如此，它們可以成為AI提示詞，卻並非作為提示詞而誕生。它們的本源仍然是人，是人面對自身天然固有的不完美時，仍然能夠從中提煉意義、發現形式、創造世界的的能力。

我想，這是所有人在為AI焦慮，而這一焦慮又成為時代痛點的時刻，《創意365條》最大的意義所在。它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創意不是被技術催生出來的，而是在人類漫長的精神傳統中不斷發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既是一部創意筆記，也是一部寫作心法，更是一部算法時代之前已經寫下，卻在算法時代才被重新照亮的人類創造力之書。

由此說來，賀奕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為影視劇寫作提供方法，也不僅在於它為普通讀者提供金句，而在於它提出了一個極具辨識度的命題：算法負責立法，心法負責破法；算法生產秩序，心法召喚創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創意365條》不是一本簡單的寫作課讀物，而是一部屬於AI時代、又堅決不向AI時代投降的心法之書。

(作者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監事長、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海風

龍曉初

鹽粒紀事

海風舔舐竹竿上的格子衫
衣袖抖落細小的鹽晶
彈塗魚在灘塗上翻個身
留下半月形的句點

二月的潮水退得緩慢
猶豫的告別者
把去年枯萎的荳蔻根鬚
編進新綠的脈絡

灘塗課

我教孩子辨認
退潮後留在泥地的腳印
鷺鳥的，三趾朝前，後趾懸空

像未寫完的「人」字

跳跳魚的，橢圓凹痕
連成斷續的省略號
歪斜、帶拖痕的，是我們——
鞋底黏着海藻碎屑
走一步，掉一點
交出身體裏多餘的鹽
他用小棍戳着縮進洞裏的招潮蟹
蟹鉗舉起又放下
遠處漁排浮標
隨波輕撞，發出悶響
如父親攪緊柴油機螺絲時
喉結的滾動
風把鹹味吹進睫毛
刺得發癢
我們沒有說話

潮中的紅海灣

潮是從清晨開始漲起的
我現在站立的這片沙灘
海水退去已有幾日，現在
它又以細雨的形式歸來
我知道，這是第一波試探
緊接着烈日會到來，風暴也會到來
那些露出水面的礁石
終究要再次被淹沒

孤影

穿越那片浩渺的灘塗與紅樹林
我也終將回到煙火人間去
我必須這樣描述一艘船

必須讓更多的眼睛
看到一道剪影，是如何
將無數回憶帶向遠方

我還必須用一道閃電
短暫照亮夜空
讓黑暗更幽深，讓光影中的那艘船
永遠留在人們的夢裏

完成這一切，我必須停歇
必須讓那些文字，聞一聞海風的味道
英雄的故事太沉重，凡人的過往太清淡
一艘船的背影太悠長，故園太遙遠

倚窗的老漁人
有太多的等待

時代詩行

市井煙火撫人心

窗明風和

衛聖

入夏以後，日落的時間被拖得越來越長，那邊太陽還懸在天邊，這邊夜市的三輪車已經叮叮噹噹地登場了。

這個夜市在我家附近的一個市民廣場旁邊，雖然不大，但圍繞着廣場長出來的攤位卻像年輪般層層疊疊。

大約下午四點鐘左右，風裏還夾着白晝的溫度，這些鐵皮餐車已經趕了過來。燒烤攤的炭火最先亮起，火星子讓暮色漸漸暗下來；繼而水果車也開進了柏油路，清甜的果香浸透了整條街的呼吸；鐵板燒、涼麵舖次第開張，滷味攤、豆腐檔競相登場。更有理髮的、套圈的、賣小玩具的攤位，整個廣場慢慢熱鬧起來。他們熟練地支起桌椅，架起帳篷，像排練過千百回的街頭劇團，等待着他們的觀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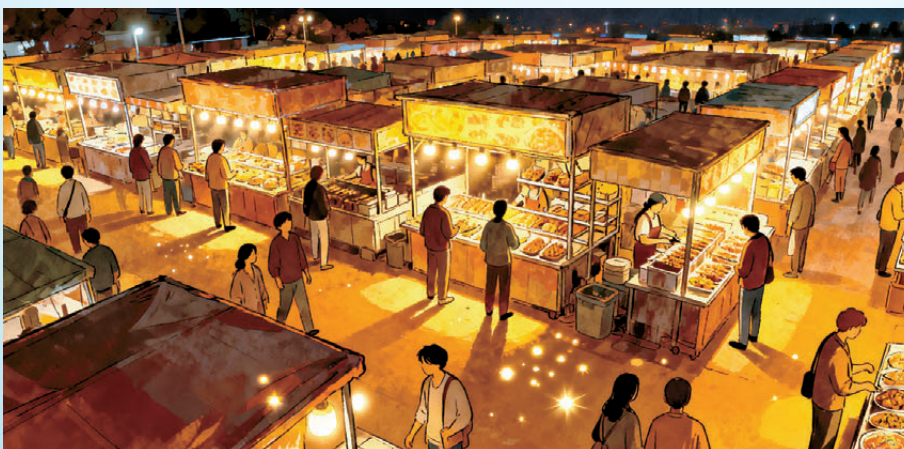
等到天完全黑下來，夜市的人流像漲潮般湧來。霓虹燈漸次綻放，猩紅的爐火燎起煙霧，一縷一縷的熱氣勾人食慾。蒜蓉與剁椒在炭火中相遇，果香與奶香在蒸汽中纏綿。

吆喝聲、談笑聲、碰杯聲此起彼伏，每一種顏色、每一種氣味、每一種聲音，在夜色中織成一張溫暖的網，網住了這座城市的煙火氣。這個時候，夜晚才真正醒過來。

我常常在飽食之後，去買一碗冰粉。賣冰粉的奶奶約莫六十多歲，繫着靛藍粗布圍裙。雖然在她的臉上，能看見歲月風霜留下的皺紋，但手上的動作卻麻利得很，一碗3元錢的冰粉，用料也極為講究。

只見她手腕一翻，用勺子從木桶裏舀出一勺冰粉，抖了抖，滑進瓷碗，淋上兩圈糖漿和牛奶，均勻地散開一些山楂片、花生碎、芝麻粒，用勺子底壓了壓，讓它們抱在一起，一碗可口的冰粉就做好了。乍一看，好似一塊白玉流出了一道道琥珀的河流。

這個夜市像一塊巨大的海綿，吸走了我們白天的焦慮、疲憊和煩惱。好像告訴我們：今夜，短暫卸下生活的重量；明天，再回到各自的生活裏去。



●攤位像年輪般層層疊疊。

AI繪圖

溫暖的燈光

林海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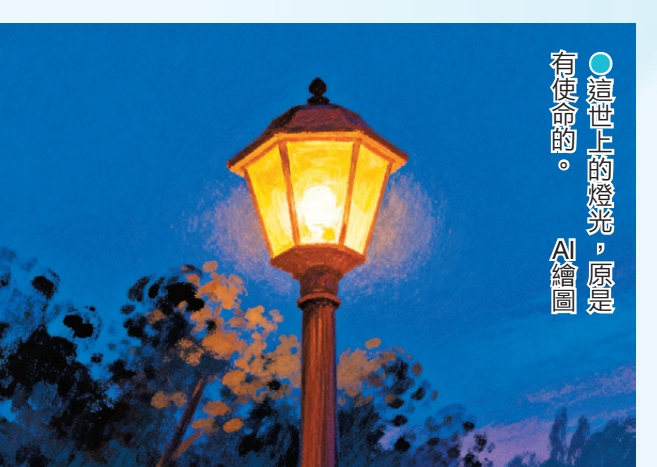
文學花園

夜裏十點，我從城南回來，坐最後一班公交車。人很少，車窗外的街景便一段明一段暗地，往後流。那些高樓格子間的光，是冷的，方的，規規矩矩的，像未寫完的作業本。我閉上眼，倦意湧上來。直到司機一聲不響地，把車停在老城區的站牌下，我才睜開眼。一剎那，心裏那點冷，忽然就被烘軟了。

眼前，是另一片光的海了。不亮，不整齊，卻是暖的。巷口那家十幾年了還不肯關門的小賣部，窗口懸着一盞老式白熾燈，光線是渾黃的、毛茸茸的，像一隻溫順的、蹲踞着的貓。燈光淌出來，漫過擺在門外的幾箱水果、一摞空汽水瓶，給它們都披上了一層柔和的、舊舊的釉色。店主是位頭髮花白的大爺，就坐在那光暈的中心，戴着老花鏡，低頭看着手裏小小的半導體收音機。他不為等誰，或許只是習慣了守着這盞燈，讓這團光，成為巷子裏一個安心的坐標。

我下了車，慢慢往裏走。這老巷，是光的田園。各家的光，脾性都不同。有從木格窗裏滲出的，昏昏的，帶着飯菜的熱氣與水壺的哨音；有從玻璃窗透出的，亮亮的，映着一家子看電視時晃動的影子，或是孩子伏案的小小脊背。這些光，都不吝嗇，大大方方地流到巷子的青石板上，這兒一窪，那兒一灘。我走過去，便從這片暖光，走進那片暖光，衣裳上彷彿也沾染了各家不同的氣息，廚房的油香，書頁的墨味，或是陽台上飄來的淡淡皂角香。

最深最暖的一團光，是從我家廚房的窗口溢出來的。那是母親為我留的燈。我成年後，母親便有了個固執的習慣：只要我晚歸，廚房那盞燈，便要一直亮着。我說過許多次，不用等，帶鑰匙



●這世上的燈光，原是有使命的。AI繪圖

了。她總是答應着，可那燈，夜夜總還是亮的。那光透過印着細竹葉的窗簾，在牆根下暈開一小片毛茸茸的暖黃，像一隻溫順的、守候的眼。

我忽然明白了：這世上的燈光，原是有使命的。那些寫字樓的、商場的、路邊的燈的輝煌，它們的使命是照亮「事」，將世界看得清楚，讓人把路走對。而只有這巷弄裏的、家窗內的、為某一個人而點的燈，它們的使命，是照亮「心」。它不問你功成名就，不看你僕僕風塵，只在乎你回沒回來，累不累，餓不餓。它是一種最笨拙、最原始的守望，用最沉默的燦爛告訴你：這裏，有你一個位置；這裏，是你的歸處。

我站在樓下，仰頭望着那扇窗。晚風帶着鄰家炒菜的鍋鏟聲，輕輕吹過。原來，我們風塵僕僕地穿過整個城市，穿過無數璀璨而冰冷的光河，所要奔赴的，不過就是這樣一小團固執的、毛茸茸的暖色。它不夠照亮你的前程，卻足以熨平你心底所有的皺褶。它不說話，卻比任何言語都篤定……

你回來了，這光，才算是完成了它今夜在人間的、最莊重的使命。